

民间的春风：1960至1970年代中国油画的生态(下)

■刘新

三

1970年代倒是个展览热闹的时期，停顿很久的全国性大型美展又办起来了，而且相继办了四届。很多新作者新作品涌现出来。毕竟是自上而下的创作动力和体制行为，很多基层的美术工作者都卯足了劲，为全国美展做准备，且量身定做，一旦入选，即脱颖而出。这些冲进全国美展的“画家”，大多是各省市里面文化馆的美术干部、知青和工人画家，各省市专业院校里的教师并不是这种全国美展的主力军，当然在野的业余“画家”自然也不在这支队伍，更进不了这种展览。

当时入选全国性美展的作品之多是空前的，那种满怀歌颂的激情、表现莺歌燕舞的现实题材和一律写实的艺术手法，也是空前的。画画，在那个年代除了常态性的墙报宣传以外，指向政治宣传性的全国各类美展，似乎就是当时画家唯一的展出渠道。很难想象，除此之外，还有画画的其它存在空间和表现热情。也正是有这么一个大环境，那些还有兴趣，仍乐于坚持画自己的人，倒是美术界、现实中每个角落里的亮色。如果要这样放眼去看，这种点点星光的状态，就不止无名画会了。专业的、业余的，成名的、不成名的画家都有，只是无名画会的成员像一个网络一样，靠着志趣相投的相识偶遇，慢慢地汇聚在一起。他们利用下班、休息日，自觉邀约，聚到郊外画画；在几个成员家之间相互串门，看禁书、听音乐、聊艺术。王爱和在《无名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和团体》文章里，对



王爱和 梨花 油画 1977年

这种状态有生动的却也苦涩的描述。

尽管这样，从1966年学校停招停教，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，美术生态多是处于“业余”的。其中就包括院校与画院的美术人员。在这种“业余”的格局中，仍有一拨画画的鲜活生态，这指的就是画画这码事在那个时候依然生长着。他们是一波很顽强的鲜活的民间力量，很多人上不了学，甚至进不了工厂，身份是回城知青。这股在野生长的业余力量不同于院校里的“业余”状况，他们有苦闷、焦虑、渴望，却也有热情、奋进、向往，这些都构成了他们与主流美术不同的自学生活。从价值上看，他们的动态如前所述，给那个年代带来了一些鲜活，过程已大于结果。

转眼跨到了1992年，80年代的画会早已不存，无名画会也一样，人员分流各处。那时候已到美国读书、教书的高名璐相继在美国碰到了无名画会的张伟、王爱、马可鲁，以及写过无名画会文章的小说家马健，通过他们接触了无名画会的资料，遂起念整理这段历史。2006年夏季，高名璐回北京，开始落地“无名画会回顾展”的计划。

他与团队成员再次更充分地访谈了无名画会的大部分成员，充实了大量的资料，最终办成了一个大型画展，做了一本很有份量的书，终是以史学的眼光和方式让无名画会浮出社会水面。尽管1979年7月无名画会办了展览，但就当时媒体报道和画家的注意力，尤其是留给后来艺术史的注意力，主要还是星星画展、同代人画展和北京油画研究会。连高名璐都说，1970年代末他把在北京的那些在野画展基本都看完了，但偏偏就是没有看无名画会的展览。他说这是没赶上。总之，无名画会在展览前后，是没有进入专业史的视野。作为打破文化单一性局面和禁锢的锋芒之举，引起文化界的兴奋是必然的，高尔泰当时就看了这个展览，写了文章《〈无名画展〉印象记》，他对作品与展览行为的肯定很直接，只是这些反响局限在很小的文化层面。所以高名璐于2006年办的展览，其最初的考量就是想弥补中国现代艺术叙事位置上的一个缺失。现在看，这个补遗的工作做得很有价值。我们也由此认识到在星星画会之外，在北京还有这么一个时间贯穿1960—1970年代的在野艺术社团，从中看到了这一群很了不起的个体生命。此举影响了后来中国现代美术史、油画史的写作。

四

1974年无名画会开始做展览，是在成员张伟家（北京福绥境大楼三楼5号），参加的人不多，此展没有进入社会，是躲着公众视线干的，但也因此有那种感受过程和面对“展览”的无比兴奋感。正式举办展览

是1979年7月7日，地点是北海公园，1981年再续作第二回，展览的地方同样是北海公园。之后就没再举办展览，画会人员也自行分散，有的考学校，有的换单位，聚合的能力因新的态势而减弱。1980年代，画坛已经渐入宽松时期，现代艺术的空气弥漫，偏偏在这个时候“无名”的群落消失了。

1970年代前，就整个社会的画界而言，体制外的民间社团行为寥若晨星。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都是由一群没上过专业院校，来自于知青、工人的美术爱好者聚合在一起画画、讨论艺术而自由成形。他们乐于画真实的自我所见和艺术表现，画风画法大胆取自印象派和现代派，还寓含现实的批判之意。德国艺术史家约翰·霍华德的《印象派画史》1958年出版中译本，是无名画会成员们很热衷读的一本书。他们的存在补缺了当时的中国美术，尤其是我们对油画的认知层面，为后来的美术历史写作扩展了一片供我们认知60、70年代画史的叙事空间。

由此算来，非常民间的在野的画家群体，从普遍的拥怀热情的行为和另类方式存在了很多年，若再把各院校里面老师的个体绘画一并算进去，要认识1960至1970年代的中国美术或油画，前卫的在野的这种生态，倒是中国现代美术历史中非常有意思的存在，而且如无名画会那样还是一个近乎乌托邦的群体。我们一旦深入进去，回望他们的时候，会无以名状的感动，他们和他们的环境竟也清晰可见，鲜活可触，成为中国美术要挖掘和叙述的一段历史。

黄叶村的人生绝笔

■王永林

一九八七年，位于芜湖市鸠江饭店北侧三味庵老花园街服装市场处，隶属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的芜湖服装大厦主体竣工，内外装饰成为当务之急，为达到最佳的视觉观感效果，便开始广泛征集大厦外墙标牌“服装大厦”字样，但均不甚满意。有人提议请书画大家黄叶村先生来书写，可是要名人赐字，谈何容易，于是服装公司向芜湖书画院院长桑仁贵请求支持。考虑到此举对公开展示黄老的书法艺术有利，并对扩大宣传江城芜湖亦有益，桑院长当即欣然表态将尽快与重病中的黄老联系，尽力促成此事。

同年，五月三日，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副总经理马化龙带领李思美、李长富、贾小明，请芜湖书画院桑仁贵院长陪同并携带文房笔墨和毛毡，他们捧着一束鲜花、携带一刀宣纸，来到芜湖弋矶山医院住院部干部病房。当时，干部病房在弋矶山上临江的一幢楼，黄叶村病房在四楼的单人单间，门朝西，出门是走廊，站在走廊便可饱览长江，给人以雅静安适的感觉。黄叶村先生时已七十七岁高龄，由于长期患病的原因，体质明显虚弱，但精神状态尚好。虽然，与他们是初次见面，却无丝毫傲慢表情，叙谈中显得朴实可亲、平

易近人。因事先有约，知道他们的来意，先生在问清具体要求后，便无暇闲聊，在铺好毡垫的桌面上铺平宣纸，注目聚神，然后饱蘸浓墨，欣然命笔，老先生先用隶书横写“服装大厦”四个大字，以行书落款“黄叶村”（尺寸94.5cm×34cm）；稍歇片刻，便又挥毫以行草书苍劲有力地写下“服装大厦”四个斗大字迹，这次是一纸一字，每个字的纸为42.5公分见方，未书款。最后，又以他特别擅长的“赵字行书”横写“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”牌匾，并以行草书落款“黄叶村”（尺寸83cm×35cm）。在黄老凝神书写时，马化龙、桑仁贵他们在侧静观，每当一纸一字落笔，便细心地将墨迹未干的字，铺到室外走廊地面上，等待自然晾干收墨。至写完搁笔，在场的人见到黄老额颊沁出晶莹汗珠，不禁肃然起敬。而黄老仅仅用毛巾擦拭了一下，便当众交待了两件事：一，隶、草两种字体“服装大厦”，老先生本人倾向于采用隶体稿；二，印鉴在家中，可以取出加盖。听到叶村先生的交待，桑仁贵院长随即便与黄老家人取得联系，第二天由服装公司李长富带着两幅落款的墨宝，到黄家在“黄叶村”落款处，补盖了白文“黄氏书画”，“黄”、“黄叶村印”三方印鉴。至

此，才一切圆满，用马化龙的话说：“我们不仅重负释怀，更是如获至宝，尤感欣喜和感激。”

黄老书写的这三件墨宝，在服装公司展示后，获得广泛的称赞。但在“服装大厦”两种字体的选定上，却与黄老本人的意愿有违，经反复斟酌，最后集体拍板决定采用黄老的行草体。因为，气势磅礴、苍劲有力的行草书“服装大厦”，给人以更为强烈的感染力和视觉震撼力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黄老在书写“服装大厦”后的第九天就逝世了，未能如愿亲见他气宇轩昂的墨宝，高高地镶嵌在大厦的墙面上，老人也未能等到服装大厦竣工莅临隆重的庆典活动。这对黄叶村老人和芜湖服装公司都是一种遗憾和缺失。更可惜的是，当时未能在黄老挥毫的现场拍下黄老创作的照片。这也让后来，随着“服装大厦”大楼的易主，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的不复存在，在真迹原作再次出现前的这三十多年里，到底哪一幅是黄老最后的绝笔？这件绝笔到底什么样？成为了一个谜。

因为，在没见到黄叶村行书“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”之前，外界一直认为行草书“服装大厦”四字是黄叶村的人生绝笔，

我也是仅以行草书“服装大厦”四字入编了我编著出版的《黄叶村年谱》。而近日，当藏家在我的苦苦追寻下，将三件真迹的图片同时展示在我面前，我只能用“惊现”二字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。加之，我之前又与马化龙、贾小明两位当年的现场亲历者，确认过黄叶村的整个书写过程，所以，才非常肯定地确认“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”牌匾，才是黄叶村真正的人生绝笔，特别是行草书落款“黄叶村”三个字，才是黄叶村人生艺术之笔的落幕之迹！

最后，我们对今天见到的真正的黄叶村人生绝笔“芜湖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”，也不能用他鼎盛时期雄强有力、碑味极强的“赵字行书”的代表作来相提并论，而是应以“人书俱老”观之，方合情合理也。

需要说明一下的是，黄叶村晚年所称的所谓“赵字行书”，乃是他不忘其初习魏碑、行书曾得赵之谦法乳，亦是其内心推崇“赵字”，故冠“赵字”于其行书。不过，他晚年以“赵字行书”为宗的这些行草书，其实已脱开“赵字”，多是以“魏字”笔意入行草，乃以碑入帖，以碑融帖，化“赵字”之华巧流美为雄厚道劲，不变其灵动，而变其骨力筋肉，完全形成了他自己行草书的“标准”样式，也就是他说的“变为我自己的字”了。